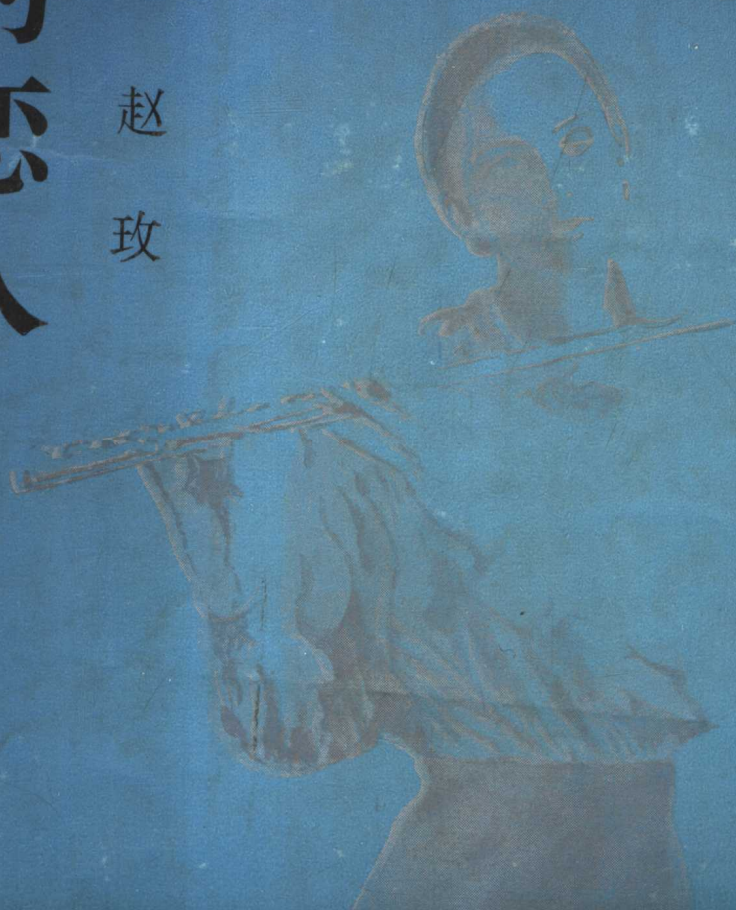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天国的恋人

赵玫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赵 玫

天国的恋人

作家出版社

北京 · 1993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天国的恋人

作者：赵 玫

责任编辑：陈 染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1 千

印张：10.375 插页：6

印数：0001-5,000

版次：199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44-1/I·643

定价：8.3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文学小传

赵玫，满族。祖籍河北乐亭。1954年春生于天津。文革中因父亲受批判曾流落老家乡下。1970年中学毕业进炼钢厂当工人。八年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文学自由谈》至今。热爱编辑工作，崇尚敬业尽责。

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流星》（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握英雄泪》（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纪末的情人》（长江文艺出版社）、《我们家族的女人》（春风文艺出版社）、《天国的恋人》（作家出版社）、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安徽文艺出版社）等，另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作家印象，总计三百余万字。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



梁震

其实女人知道黑暗中的男人正一步步朝她走过来。那是个可以发生一切的空间，那空间是女人自己制造的。

这是一种类乎探险的行为，因为女人已清晰听到了林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但这决不是女人所期待的，尽管是她自己在那个最后的时刻关闭了房间的灯。

楼下是回旋着舞曲的元旦晚会。

女人知道林令人仰慕，因为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他拥有男人的一切。

没有可以超越黑暗的男人，女人这样坚信着。于是她在这切肤的正在逼近的感觉中间林，你能在无论怎样的状态中都操守住你善良的天性吗？

女人已感觉到了林呼吸中的温热。女人突然开始幸灾乐祸，因她自己也被那黑暗中的欲望窒息了。她想伸出手臂，去触摸那个拥有着男人的一切的林。她希望被林亲吻和拥抱但她还是在黑暗中问，即或是我能原谅你，你也能原谅你自己吗？

可是已经晚了，林清楚。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林只能在

黑暗中向那女人逼近。林熟悉他自己的这间办公室他知道他再走几步之后会触到什么。他向前走着。他的心跳有些急促。他想他已身不由己，他伸出了手臂，就在这一刻，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走廊里的微弱的灯光射进来。林看见那女人早已猫般地闪身出去。林觉出某种尴尬。林突然憎恨这个女人。他终于超越了那女人扬长而去。他飞快地下楼。他听见那女人在楼上对他说，林我认为我们不必用那样的方式，难道我们非要那样才能合作吗？

哪样？

林退出迷乱。他几乎是逃跑般走完楼梯，又回到了那个温文尔雅的元旦晚会上。他重新坐下来，但是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那种平和的心境。林觉得有些惶惑。因为他了解自己他才知道他为什么惶惑。林想他可能是太累了他才会来这个元旦晚会，而有了这个晚上也才会遇上这三个给予他不同感觉的女人。

三个女人。

林不知道这三个女人会给他的未来带来些什么，但肯定会带来什么。林相信他自己的预感。阳光、超越一切的尴尬，和那种充满着优雅与神秘的眩惑。她们这三个女人究竟代表了什么又预示了什么？

林突然感到了某种恐惧，但转瞬又觉得这种恐惧很无聊。

是阿舍把那个明丽的女孩子带来了。

林微笑。显出很欣然前往的样子。其实林确实觉得有些勉强。林觉得他在这个世间特别是在他目前的状态中他认识的人已经够多了。足矣了而能记住能与之同甘共苦的又有几个呢？他不得已抬起头把他的目光很程式化地从阿舍的脸上移到那姑娘的脸上。他心中游过了一阵迷茫。一种阳光般的感受令林震颤。

林垂着的头发中已有很多白发。

林有些庄严和苍茫。林有点惶惑但他还是把身边的那个座位让给了那个女孩儿。他猜她不到 30 岁。他对着那女孩微笑。然后他重新看阿舍。这一次他的目光中表现出了一种疑问。

一切像演戏。林觉得这话确实不错人生本来就是个大舞台，他必得表演。但是林又深知这其中的虚伪，他早已经不习惯这种所谓的场面了。他想起那些实实在在的土坯垒起的矮房，那泥泞的曲曲弯弯的土路。土路艰艰辛辛九曲十八弯攀过山脊通向他的家。那家依然伸手可触。还有他无时无刻听到的那山野的呼啸的风。只是那山庄越来越遥远那呼唤越来越遥远，他拥有了另一个家。在闪烁的霓虹灯中间在早已开始的表演中。空气变得稀薄。林常常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呼吸才不至于窒息。此刻林看着阿舍极为艰辛地在晃动的人群中消失。林在十五年不见阿舍之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拄着硬木手杖拖着一条无知觉的瘸腿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才子。

阿舍是以被关进监狱被打折双腿为代价换取了一重新的信任与崇敬的。阿舍在拨乱反正后立即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并出任社会科学部主任。从此阿舍不再写作。阿舍很通达地将学术研究的成功与希望寄托在林这一代终于开始重操旧业的知识分子身上。

林突然说我们都是久经磨难的勇士。

林又突然感觉到了他身边那个女孩子的目光。那目光很专注林发现那中间没有表演和做作。林说我觉得你很可贵，那女孩依旧默不作声地望着他。

林说，确实生存就是一场场梦境。稍拉开距离，现实就会如场景般被悬挂了起来，供他人展览，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那女孩子摇头。

是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还太年轻你不是那种曾经沧海的人，而我和阿舍是。

林问你能懂这些吗阿舍说你读过我的文章但你此刻千万不要说喜欢一类的话太庸俗而且我听到这样的话太多了一旦连你也说出就全完了你要我在这芸芸众生中还信任谁呢？我妻子就从不说这类话。

林接着又说你不觉得阿舍的目光已变得有些呆滞了吗他已经七十岁了但我总是觉得呆滞中也仍有一种犀利他是决不会妥协的那种人你和他很熟吗？

那女孩子依旧在专注地看着林。默不作声。林开始觉得惶惑了。你在研究我？我的什么？林观察着她。林骤然觉得她似乎很面熟，他见过这张脸。或者，她像一个什么人？但是林想不起来。他闪电般掠过他自己的历史但是没有她。他根本就不可能见到过这个女孩子，他离开这个他读过大学又工作过几年的城市已经十五年了。

林梦醒般扭转头问这女孩子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很重要吗？

我想知道你是谁？

是谁很重要吗？

林皱起了眉头。林觉得这样的对话已经不够朴实甚至有些做作了。林说是的，对于我，跟谁交往很重要。我要知道对面的那个人他是谁。

那女孩子站起身就离开了林。并且很快就挤出人群，推开大厅的门走了出去。林一直跟着她。林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林竟然觉出这个学院的新年联欢会骤然失了光彩。阳

光般的感觉消失了。林甚至有些后悔刚才自己说过的话。林已感到意趣了然，他突然间也想回家了。

很多的人在此相聚。

当林准备着回家的时候，他看见了慧正闪身进来。

她还要来？她为什么还要来？

慧进来的时候显得有些迟疑。慧本来已经可以不来参加这样的新年聚会。对于女人，慧在这样的场合确实已显得有些老了。她已经开始发胖，胖到已经不那么得体。她的头发一看上去就是染过的，而服装的颜色又显得过于鲜艳了。

慧可能是觉得大厅里有些吵闹。她有些惊慌地默默落座于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她掏出香烟来准备点上，但她犹豫了一下又把烟和打火机收了起来。一切都是往事。这对于曾经很漂亮过的慧是残酷的。慧知道她没有能力解释眼前的一切，她是活在旧时代的人，一直只停留在对往事的缅怀中而往事也早就麻木了。慧闪身进来之前正看见走出去的驿。她想叫住驿但驿却显出对她不屑一顾。驿分明看见了她却却不理睬她。驿一直对她采取这样的态度而她竟也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很多年。而她明知这不公平但却从未提及过。她听之任之。她觉得她其实并不把这种冷漠当回事。

陈戈看着她将头发梳起并穿上那件淡粉色的羊毛衫时，竟仍不动声色。其实慧很希望陈戈能说，你不要去了，那样慧就会立即脱掉那件羊毛衫而低头走进厨房去洗涤那些晚饭后的餐具。然而陈戈不说这句话。陈戈根本就不关心她的生活或与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她可以我行我素。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不论她结婚了多少年，家对于她都是陌生的。她尽管多少年一直是这个家的主妇，但她又觉得始终是客居。这

是别人的家。她显然走错了门但可惜是在她已经推门而入并留
下来之后，才看清了这一点。

然后她就被搁在了一边。

亲人中的谁都可以对她冷漠。

她对着镜子缓缓地打扮着自己。

没有人帮助她判断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她从镜子里打量着她的家、卧室，卧室门外的那个客厅。她
觉得唯有镜子中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可以看清的，而且不陌生
的。

直到她穿上大衣走出门的时候，陈戈依然一言不发。她只
好为着自尊走出家门，穿越初冬的寒冷来赴这个她自己原本也
知道没有什么意思的晚会。

慧不知道她是不是该和谁聊天儿。她可说是认识在座的
所有的人几乎这所有的人都到她的资料库来借过书。她认识他
们但始终不习惯同他们交谈。她年轻的时候漂亮的时候曾被她
们中的一些人追求过。但就从那一天起。就从那一天，慧骤然
间凋落了。

慧这样独自坐着，想着。在目光的移动间她突然穿越人群，
看见了大厅对面的林。林也看见她了。慧不寒而栗。她或许就
是为了这目光而来？但这目光对她来说又有点猝不及防。然后
是彼此的回避。

为什么回避？

还是那积怨？

慧觉得她再不能忍受了。她迅速站起身。她突然意识到她
此生接受下来的其实全是屈辱。为什么要这样？慧闪身出去和
她闪身进来时一样无声无息。慧觉得到处射过来的都是冷漠的

目光。

林也看到了这一幕。

这一次林真正站起身。

林在穿越人群时被一个风度翩翩的女人截住。为什么走？女人去拉林的手。女人说咱们跳个舞好吗？直到在杂乱的脚步中女人确信林不会跳舞，他们才离开了大厅。

那篇稿子写好了吗？

这女人可谓是光彩照人。她几乎是令人眩惑地直逼着林的目光。林只得将目光从那女人的脸上挪开。那女人的眼睛很大嘴也很大。那女人的唇是猩红的而眼圈是暗蓝的。那女人的脸上充满了色彩，而且她那么自如潇洒，林说，我去我的办公室给你取来。

林这一次真正告别了大厅，他走下楼用钥匙打开他漆黑的办公室。暖气很热。林打开灯，在桌上拿起了他本来要寄出去的那份稿子。当林扭转身的时候，那女人竟推门走了进来。依然是那种七彩的眩惑。林有些不知所措。

林把稿子递给那女人。

那女人竟随便就坐在了门口的那张方桌上。她说林先生你也先坐下，我想我已经不愿再这么混下去了我该做点事你说对吗？我想亲自导演一部电影，一流的，我并且可以拉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资金。你能配合一下吗？比如说，给我写电影剧本，行吗？

林说这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你知道，我一直是搞电影理论的我的思维方式……

可以试试。我觉得你唯一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批评家。好了你去你的新年晚会吧我们改天再专门谈。那女人说完随后便

随手关上了灯。整个的房间骤然间陷入黑暗。黑暗中没有声音连喘息的响动都没有。林再一次被黑色所眩惑，他不知那女人所期待的是什么。

林在黑暗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在黑暗中答，你见到我时是不是能认识我？
印象很深。你是那类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
就足够了。

那么你此刻想要什么？

有个人为我写电影剧本。

还有呢？

林在黑暗中向那女人逼近……

驿停留在那个小院の木门外。驿本想进去，但她突然不想进去了。她看见院子里的很高的茅草正在变得枯萎僵硬。在冷的风中那种棕黄的色彩也显得不再温暖。驿觉得有些凄凉。木栅栏的围墙上是春天残留的那干枯枝蔓的盘绕。鲜红而萧索的最后的叶。驿觉得这是种在感伤和诗中的衰微破败。驿不知谁还能拯救这个家。

大提琴的鸣响像是从很深的很幽远的地方传出来。压抑得如哭诉般。驿站在那里听着。驿可以想见那个大提琴手的舅舅的神态。何以要那样倾诉。驿还可以想见舅舅那奔满了表现力的手指和他那极富情感和力度的拉弦的手臂。驿在那乐曲声中显得茫然。一种想哭的感觉。驿就是从这乐曲中忘掉一个屈辱的、漂泊的，也是无依无靠的童年的，不再有家，也不再有家。

爸和妈妈。唯有舅舅。舅舅是不可替代的，那个用大提琴编织起来的青春是不可替代的。消失了那迷乱。她一心一意跟着舅舅学琴。除此之外连世界也不存在，也没有同尧尧度过的那个异常可怕的夜晚。

驿不寒而栗。周身游过一阵惊惧。

正在奏响的这首大提琴奏鸣曲叫《海之飘流》。是舅舅写的。有交响诗般的旋律。那是他们全家人的写照全家人的迷乱与沉沦。舅舅是这样说的。他问驿是不是喜欢这迷乱的主题。舅舅痴迷于此。他甚至连驿也不再关切。

驿走了。她离开了那《海之飘流》。离开了那个院落。深冬凝固了那一切感伤。连同一种血液中的深情。

驿回到自己的家。她豁然而见的便是厅中悬挂的那张父亲的照片。一个叫远的诗人。那诗人早已经长辞于世。那照片绝不用黑色的镜框。妈妈的意思是，爸爸始终和我们在一起。驿觉得妈妈在这个问题上显得缺少智商或者被一种什么情结纠缠着。驿不喜欢这样。这是何苦来？驿觉得在当今的时代还是承认现实为好。做梦，特别是做白日梦是人生最可笑的一件事。梦想什么？梦想着同死人一道生活？梦想着同毕生所热爱的人风雨同舟？驿想起《巴黎圣母院》那个令人厌恶的钟楼怪人倒是终于抱住了那个已被绞死的美丽的爱斯梅拉达，又怎样呢？双双变成了灰，被一阵轻风就能吹散的灰。

驿抬头看着爸爸。爸爸的黑色头发。一个叫远的诗人。爸爸的这张年轻潇洒的照片已经挂了十几年了。因十几年已变得陈旧而古老。但无论到哪儿，妈妈总是挂着。挂着也遥远。家中已全无爸爸的痕迹了。驿已经不太记得爸爸。她小的时候就很少同爸爸妈妈在一起。她被送进那所专门收留高级干部和高

级知识分子的寄宿学校，有时候甚至两周，她才会被一辆黑色的轿车接回家。那车里有很重的汽油味儿。驿不喜欢。驿慢慢习惯了爸妈的工作很忙并学会了在寄宿学校中独立生活。她后来当选为红领巾的大队委员。雄赳赳佩戴着三道红杠。她不仅是父母的骄傲而且成为整个学校的骄傲。她成为楷模背上沉甸甸的荣誉十字架而并不感到沉重。她可谓前程似锦。所有的人翘首以待。而当驿也梦想着未来的时候那全部的荣耀那全部的光辉历史在一个深夜就骤然间全部化做了泡影。驿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她从那被众人宠爱的宝塔尖上猛地被摔到地下，并被抹上满脸的土灰并被踩进污水并被踏上千百只脚。驿从此不再梦想。驿觉得因爸爸一切来得太轻易又一切去得太匆忙。转瞬即逝的以往与现实，又怎么可能预测未来。

然后爸爸在人间消失。

一个叫远的诗人。星陨落了，遗留下驿，遗留下家，和遗留下从此空空荡荡的妈妈。

驿离开爸爸的遗像。驿碰翻了木椅。驿听到母亲的房中传出来少气无力的责问。驿没有同母亲讲话。驿不想讲话。她只是想幸好爸爸没活到看到母亲苍苍白发的这一天。

她问他们行吗？

在一个很寒冷的深秋。

她最先看到的是贴在卡车上的那些红纸的大标语。车要开进北京。要去见所有的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伟大的人物。那是辆草绿色的敞篷卡车。那卡车就停在街口呆。车上已经站了很多

穿绿色军大衣的年轻人。他们唱歌。唱很激昂的歌。他们戴着红色的袖章他们的头发在冷风中飘扬。他们在等一些人但决不是在等她。

她又一次问他们可以吗？

没有人理睬她。她的身躯太小了她的声音太微弱了。她一定要去，她一定要去见那生命一般的伟大的人。她便是由那人所缔造她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接见了她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她此生就再没有机会了。

她继续大声地问着，能带上我吗？她几乎是在乞求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低三下四。

能行吗？你们能带上我吗？那歌声不停。好像没有人能听到她的问话。她还没有车轮高。她那么小，小到根本就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她哭了。她的眼泪在冷风中立刻冻结。她已觉出无望。但没有谁能阻挡她去见那个伟大的人。她想她倘不能搭上这辆车，她便是走，也要走到北京。

不断地有人跑来。气喘吁吁地那通红的脸。他们被欢笑着拉上卡车，然后立即怀着那种崇敬的心情将自己的歌声汇进集体的合唱中。她知道他们此刻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值得骄傲的人，他们要经历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她羡慕得哭出声来。

她哭着，在车轮旁。她独自哭着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哭声。

她那时在她居住的那个城市里已是孤身一人。她家的大房子早已被封条贴住了。然而她依然深怀着去见那伟大人物的理想，她认为这理想是庄严的而且是美丽的她要为此而奋斗。尽管事实上这理想早就先把她抛弃了。但她那时候并不这样认为，不管她被涂抹上怎样肮脏的反动的色彩，她都不怀疑她的那颗炽热的红心。于是她不再哭泣也不再乞求。她离开了卡车离开